

CLASSICAL
WORLD LITERARY
WORKS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Classics of Gorky

插

图

本



高尔基

[俄] 高尔基 著
李玉祥 译

经典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文学名著



插图本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高尔基经典

[俄] 高尔基 著
李玉祥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/ 李辉主编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12

ISBN 7-80608-909-8

I. 世... II. 文... III. 文学-作品-简介-世界
IV. I 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21625号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李辉 主编 王维 等译

责任编辑: 马映峰

装帧设计: 董建军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印制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

厂址: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下清河甲1号

邮政编码: 730030

邮政编码: 100012

电话: (0931) 8454246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毫米 32开

版次: 2004年1月第1版

字数: 3200千字

印次: 2004年1月第1次

印张: 111.5

印数: 3000

书号: ISBN 7-80608-909-8

定价: 160.00元(全八册)

(如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高尔基 1868 – 1936

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。高尔基以丰富的艺术创作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纪元，列宁称之为“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”。

1868年3月2日，高尔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的一个普通木匠家庭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只上过两年学。后来外祖父家破产，年仅11岁的高尔基只得独自谋生，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。他拣过破烂，当过学徒和杂工，受尽欺凌和虐待，1884年到喀山，做过码头搬运工、面包师、杂货店伙计、园丁和守夜人。

他从小酷爱读书，勤奋自学。在喀山，他结识了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，参加他们的秘密集会，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。这使他对现实的丑恶和人民的痛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逐渐树立起改革社会的决心。1888年–1889年和1891年–1892年高尔基两次漫游俄罗斯。他长途跋涉，到处流浪，旅途见闻和艰苦经历使高尔基开阔了眼界，磨炼了意志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素材，激发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强烈愿望。这期间，因与革命者来往密切，并在工人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，受到沙皇政府的监视和逮捕。1892年9月，高尔基在第比利斯的《高加索日报》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粒》，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伊则吉尔老婆婆》、《鹰之歌》、《因为烦闷无聊》、《二十六个和一个》、《小市民》、《底层》、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、《母亲》，以及自传体小说《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等。

高尔基撰写现实主义的小说，描述底层人民在黑暗腐败的沙皇专制统治下的苦难生活，揭露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及其空虚的心灵，抨击品德低下的市侩化的知识分子，并努力思考生活的意义，探索新的生活道路，他的作品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奠定了基础。

目 录

童 年	(1)
海燕之歌	(179)
流冰	(182)
因为烦闷无聊	(205)
鹰之歌	(223)
人	(230)
书	(237)
我的大学	(248)
女人	(377)
二十六个和一个	(409)
伊则吉尔老婆婆	(423)

童 年

一

在一间狭小而又阴暗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穿着一身白色衣服，瘦长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。

他光着脚，脚趾头都张开着，手指也无力地弯着，温顺地搭在胸前。他快乐的眼睛就像两个黑洞紧紧地闭住了；安详的脸黝黑，龇着牙咧着嘴，仿佛在吓唬我。

母亲赤裸着上身，系着一条红色的围裙跪在他身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

母亲用低沉、嘶哑的声音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从她那肿大了的眼睛里不停地流出来，仿佛融化了的冰水滴簌簌地向下掉。

外婆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的体形胖胖的，大脑袋上有一对大眼睛，鼻子上的肌肉松弛的令人可笑。她也在哭，浑身颤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。

这种阵势我从没见过，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
外婆使劲地想把我推到父亲身边，我感到又害怕，又别扭。

我弄不懂外婆反复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，孩子，和爸爸告别吧，他还不到年纪，可是他要死了，你再也不能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相信外婆说的每一句话。尽管她现在穿一身黑衣服，显得脑袋和眼睛都特别的大，看起来挺奇怪，也挺好玩。

小时候，我得过一场大病，父亲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，我外婆来了，改由她来照顾我了。



“你是哪里的呀？”我问道。

她回答：“尼日尼，坐船来的，不能走，水面上是没法走的，小鬼！”

坐船！在水上不能走！啊，真是太可笑了，真有意思！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；顺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如果摔倒了，可以就势翻个跟头，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十分熟悉的，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。

“那我为什么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她笑着说道。

她讲起话来亲切又舒畅，从那一时起，我就喜欢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，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即离开这间屋子。

因为我在这里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号让我心神不安，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严厉的。

母亲身体很强壮，人高马大，手劲儿非常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。

但是现在衣服歪斜凌乱，乱七八糟地；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现在都垂在赤裸的肩上，把脸部也遮没了，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碰到了睡不醒的爸爸的脸。

我站在屋子里好半天了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眼泪使她泣不成声。

门外头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警察不耐烦地吼道：“好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

一阵风吹来，将挡窗户用的黑披肩给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一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忽然天上一阵雷响，吓得我大叫。

父亲大笑起来，用膝盖挡住我，大声说道：“别怕，‘葱头儿’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忽然看见母亲正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可却没

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

她紧闭双眼，脸苍白的发青，也如父亲似的龇露出牙齿，厉声说道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！关上门。”

外婆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叫着，把牙咬得咯咯地响。

外婆看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听着她快乐地说道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

“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留莎，要挺住！”

我被吓坏了，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，来回碰着他，但他一动不动，似乎还在笑！

在地板上她们折腾了很久，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，但是又倒下了；外婆则像一个黑皮球，推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在黑暗中，我忽然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是个男孩，感谢我主！”

点起了蜡烛。

以后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

可以连下去留在我记忆中的其他的印象，像是在墓地荒凉的一角。

天上下着雨，我站在泥巴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穴里。穴里都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黑色的棺材盖上。

在墓边站着的有我，外婆和警察，还有两个拿着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住地打在大家伙儿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

警察命令道。外婆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遮着鼻子。

乡下人立刻弯下腰，向穴里填土。土打在水里，哗哗作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跳了下来，沿着墓穴的壁往上爬，可是很快土块就又把它们埋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！”

外婆拍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愿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我的上帝！”

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墓穴已经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

风刮起来了，将雨刮走了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铺着地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。

外婆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，那就算了，其实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只是因为受了气才哭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

我只要一哭，父亲就会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会严厉地斥责我道：“不准哭！”

后来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，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阔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够出来吗？”

“大概出不来了，可你知道上帝一定会保佑它们的。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从来没有这么经常亲切地念叨过上帝。

过了几天，外婆、母亲与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，坐在一间小船舱里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裹着白布，外面系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放在舱角的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看，泛着泡沫的浊水永无止境地往后退着，溅起的水花不时地敲在窗户上。

我身不由己地跳起来。

“噢，不要怕！”

外婆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轻轻地将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

河面上蒙蒙的，远方偶尔现出黑黝黝的土地来，即刻就又消失在浓浓的雾色之中了。

四周所有的东西都在晃动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在脑袋后面，靠船壁立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脸色铁青，嘴巴紧紧的闭着，一声不吭。

她连衣服都变了，成了另外的一个人，我对她感觉越来越陌生。

外婆经常对她说：“瓦莉娅，吃点东西吧，少吃一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默不作声，一动不动。

外婆总是轻声慢语地跟我说话，但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许多，但却很小心，几乎还有点胆怯一般。

她似乎是有些害怕母亲，这使我在和外婆的感觉上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

母亲忽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萨拉托夫？水手？真奇怪。

一个白头发的人走过来，他身穿黑衣服，手里拿着个木匣子。

外婆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。

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是她身体过于肥胖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小小的舱门。

她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妈妈，瞧瞧你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抢过外婆手中的棺材，她们俩走了。我还留在船舱里，打量着穿黑蓝衣服的那个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不是？”他俯身对我说。

“你是哪个？”

“我是个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头就是萨拉托夫！”

窗外的雾气里时而显现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片儿。

“外婆呢？”

“去埋你那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又埋在哪儿呢？”

我跟他讲了几天前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活青蛙的事。他把我抱起来，紧紧贴在他身上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孩子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”他说道，“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。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！”

突然汽笛呜呜地响起来，还长啸了一声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因此并不害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快点跑，快点跑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晦暗的过道里没有一个人。离门不远的楼梯上镶的铜皮反着光。我向上一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提包在来回走动。显然，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船了。

但是当我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是谁的孩子我也不知道。”

人们摸着、拍着我，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将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……”

他将我送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临走前还吓唬着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打你了！”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慢慢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响了，更停止了颤动。我呆呆坐着。舱里的窗户外头立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乎乎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么永远地被扔在了空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打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无法开动。

我一把抓起装牛奶的瓶子，狠命往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沿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趴在包袱上，非常伤心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终，我含着泪

睡着了。轮船的噗噗的颤动将我惊醒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是小太阳似的光亮。

外婆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梳着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。

她的头发非常多，密密麻麻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和膝盖，一直垂到地上。她将头发用一只手从地上抓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不自觉地将嘴唇斜紧闭着，黑黑的眼睛气呼呼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很小，小得十分滑稽可笑。

似乎她今天不怎么高兴，不过当我问她为什么头发会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的温柔：“这似乎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不停的梳这该死的头发！”

“年轻时，它可是供我炫耀的宝贝，现在我却想诅咒它了！”

“我的宝贝，睡吧，天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露头！”

“我睡不着了！”

“好，睡不着就不睡了”，外婆马上就同意了，她一边编着辫子，一边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像绷紧的弦一动不动，活像块木头。“好了，你说说，你昨天为什么将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声跟我说！”

外婆说得既温和又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也听清了每个字。她笑的时候，乌黑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，她牙齿雪白，虽然七孔有点黑，却依然显得很年轻有光泽。

大约最煞风景的就是那个松软的大鼻子、红鼻头了。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，带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光环！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与她最相知！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，使我无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充满坚强的力量！

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就这样缓缓地前进着。我们坐了好些天才到尼日尼，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当初那美好的日子。

天气渐渐转晴，一整天我和外婆坐在甲板上。

静静地流淌着的是伏尔加河，天空清澈，秋高气爽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慢慢地

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轰隆作响。

一只驳船拖在轮船后面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好似一只土鳖。

船随景走，两岸的景色随时都在变化着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飘浮在水面上的那些金黄色的树叶。

“瞧啊，这好美啊！”

外婆在甲板上踱来踱去，容光焕发，兴奋地睁大了双眼。

她偶尔停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双手交叉放在前胸，略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我扯了扯她的黑色印花布的裙子。

“噢，怎么啦？我大概睡着了！”她一惊。

“你为什么哭呢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活了！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年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活了六十个年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后，开始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还有虔诚、圣洁的贤士。

讲故事的时候，她的声音非常小，脸紧紧贴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就像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让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十分动听，她每次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就再讲一个！”

“讲以前讲过的那个故事吧：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边的空地方，面条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唤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啦，小老鼠！’”

讲着，外婆抬起一只脚，晃动着，装成非常痛苦的样子，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爷。

还有船上的水手们同我一起听故事，都是些留着胡子脾气好的男人。

他们夸赞外婆讲得好，都要求：“再讲一个吧，老太太！”

还说：“走，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！”

在餐桌上，他们请外婆喝伏特加酒，给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瞒着人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

有的人吃水果，要是让他看见了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。

这个人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制服的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船上的人都躲着他。

母亲一直躲着我们，她很少上甲板上来。

母亲身材挺拔而高大，面孔铁青，辫子又粗又长，盘在头顶上，像戴着一顶又大又重的王冠似的。

她永远沉默，好像有一层浓雾笼罩着她，一点也看不透。她那双和外婆一模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仿佛长久的在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世间。

她曾经讥讽地说：

“妈妈，别人都笑话您呢！”

“只管笑话吧，我不在乎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在我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，外婆一看见尼日尼，就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似的。

她拉着我兴奋地来到船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你看看，啊，多美呀！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哪，就像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地快要流出泪来，劝说着我母亲：

“瓦留莎，你快来看看啊？你大概已经忘了这地方吧，那是茶林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皱着眉头苦着脸，很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停泊在这美丽城市的河中央。

河上塞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直伸向天空。

一只挤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上。

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个矮胖的老头儿，他穿一身黑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勾着的，两只眼睛是绿色的。

“爸爸！”

母亲响亮而深沉地大叫了一声，猛地扑向了他的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亲吻着她的脸，用很尖的声音叫着：

“哟，傻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外婆就好像是个旋转的陀螺，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，急匆匆地说：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可夫舅舅，这个是娜塔利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而表姐叫卡捷琳娜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多？”

外公转身向外婆问道：

“你身子怎么样，孩子他妈？”

他们相互吻了三下。

外公把我从人群中拽了出来，摸着我的头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啊！”

“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老天，他说的是啥呀！”外公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他就一下推开了我：

“啊，瞧瞧，颧骨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我们上了岸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两旁长满了野草。

走在整个队伍最前面的是外公与我母亲。他的个儿很矮，刚好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得极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似的，俯着看她的父亲。

在他们后面紧跟着的是两个舅舅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，他像外公一样精瘦精瘦的；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，打着细小的卷儿。

此外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，打扮得十分光艳；六个孩子跟在最后面，默不作声。

跟我在一起走的是外婆和小个子舅妈娜塔利娅。

舅妈脸色灰白，绿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十分吃力，常常停下来歇着，喘着粗气：

“哎哟，我可是走不动了！”

“唉，真蠢！他们干嘛也让你来啊？”外婆骂道。

在这群人之中，无论大人和小孩我都不喜欢，我感到十分孤独，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就连外婆也变了，同我疏远了很多。

我最不喜欢外公，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了敌意。我有些怕他，但也有些好奇。

上了坡，就是大街。

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耸立在面前。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十分肮脏了，房檐极低，窗户是凸出在墙外的。

从外观看，你会感觉里面地方很大，可是里面分成了许多间小屋，特别拥挤。

像轮船的码头一样，到处都是人，大家好似都在发脾气，怒气冲冲地冲来冲去，孩子们就像一群偷食的麻雀窜来跳去，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异常难闻的气味。

我来到院子里，院子中挂满了湿漉漉的布，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混混的、五颜六色，也泡着布。

墙角的一个矮得几乎贴了地的房间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锅里什么东西煮沸了，在咕嘟嘟地响着，一个看不见影子的人嘴里叫着些稀奇古怪的词儿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……”

二

从此，一种沉重的，难以形容的奇异生活开始了，并以惊人的速度奔流向前。如今回忆那段时间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努力想或许是我记错了，不是真的，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。那是一段由一个天才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的悲惨故事，离奇而且黑暗的生活中充满了残酷的事情太多了。

我仅仅不是在讲自己，我讲的那个狭小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景象，是一般的俄国人曾经有过，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。

外公家中充满了恨，大人之间的一切全是用仇恨联系起来的，